

紀載彙編

燕都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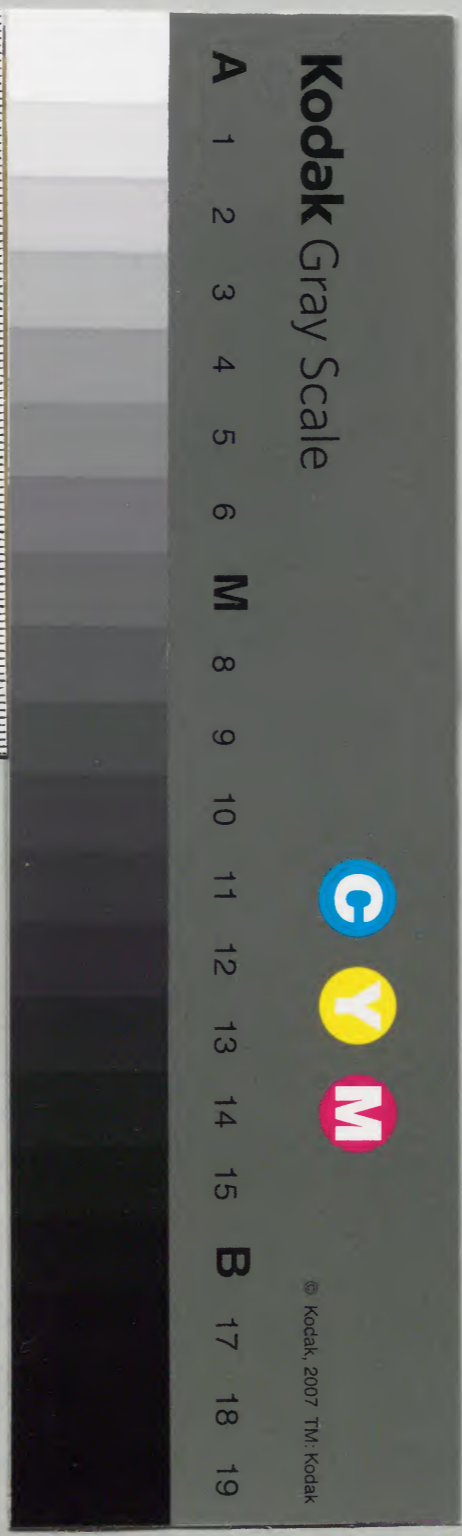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八七五
六八
四八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八八
二八五兩半

雜史 四ノ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75
冊數 4 (1)
函號 286 194

286-194





編 紀

載 彙

都 城 琉 璃
廠 排 字 本

燕都日記
董心葵事略
東塘日劄
江上遺聞
閩事紀略
安龍紀事
戴重事錄
過墟志
金壇獄案
辛丑紀聞

燕都日記

莫釐山人增補馮夢龍原本

巳丑三月初一日昌平兵變京師戒嚴

昌平民譟焚劫官民舍一空初二日何謙以變聞命謙帶罪安職

張鐸請監國南京

陳川諸生張鐸來中左門鐸陳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

京擇重臣輔之

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允偵賊所向

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不允命黃希憲路振飛籌兵餉

按藻德之請為脫身計耳帝諭以在閣佐理則其計不

行

命遣戍有罪內官朱晉等俱釋罪閑住補

按斯時大臣有罪在獄者尙多帝不之釋而獨釋內官等何歟

庚寅初二日始聞全晉破陷榆林鎮亦破

馮夢龍曰闖賊之犯燕都自榆林始也九邊之兵榆林最勁曾一破賊殺數千人賊志甚悉衆來攻設令中樞有稍知兵者勿狃小勝豫請濟師爲犄角可令賊奪氣去而一籌莫展束手以俟其敗榆林旣失而眞保河間諸郡風靡矣

召對百官

原本注初四下今依北畧改

上召府部錦衣詹翰科道等至中樞殿問禦寇之策奏對者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皆練兵加餉套語賜茶而退 馮夢龍曰使滿朝盡科道能以白簡擊賊否

命內監及各官分守九門稽出入補

諭文武官輸助補

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

淮撫路振飛練義勇各保坊村補

辛卯初三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請東宮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諫阻之

原本注初六日今從北畧改

先是李邦華與左庶子李明睿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孰便明睿曰太子少不更事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不如皇上親行爲便至二月廿六日上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邦華明睿與少詹事項煜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至初三日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上召對平臺大學士范景

文及李邦華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諸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計六奇曰當自成踰秦入晉勢已破竹惟南遷一策或可稍延歲月而光時亨以爲邪說其事遂寢天下恨之然景泰時也先入寇徐有貞亦倡此說時不之用卒能固守郤敵宗社晏然時亨亦持是說耳但當時將相豈有能如于忠肅者不能則遷國圖存未始非救變之良策也且帝旣身殉社稷假使時亨罵賊而死雖

不足贖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從賊雖寸斬亦何以謝帝于地下乎。是守國之說乃欲借孤注以要名而非所以忠君也。邦華以身殉國是南遷之議乃所以愛君而非以避死也。獨是南行之策亦有未盡善者。使上驟行于賊未至時則人心駭懼都城勢將瓦解。後世必謂輕棄其國若上遷于賊之將至時則長途荆棘未免為賊所伺而有狼狽之憂。故為上計不如死守社稷得君道之正。若太子者天下之本。宜及賊未近畿甸時令大臣默輔南行以鎮根本之地。以係天下之心。設北都有急亦可號召東南為勤王之舉。且非

獨太子宜南行。即永定二王亦宜分藩浙粵。伏意外之圖。奈何一堂聚處如燕巢于幕。禍及而不知也哉。且明睿謂太子之行有專命稟命之礙。不知天下事有可權者。昔唐元宗避蜀。即使肅宗收兵靈武。亦以安史勢急。恐一旦不測。父子同盡耳。崇禎之末。何以異此。竊謂上宜守北。太子宜南行。似為兩得。雖然。謀之善不善。計之成不成。者人也。亦天也。

壬辰初四日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修省補

命李國楨練京營兵守西直門

北略注初五日

京城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國楨提

督城守西直門各門勲臣一。鄉亞二。

封諸將

原本注
初六日

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南伯左良玉甯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勅印。

福周潞崇四王各棄藩南奔

補

癸巳初五日督師李建泰病兵逃亡

按建泰以正月二十六日出師行遣將禮寅時命附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卯時上臨軒廷授建泰節鉞忽殿梁響聲大作如摧折然時已備法駕御正陽門親餞官軍旗幡十餘萬自午門排至正陽門外百官俱至

列席十九文東武西御席居中御用金臺爵皆嵌大寶石是累朝重器諸臣則皆金杯也上親遞酒三杯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卽以三杯賜之復出御撰手勅獎諭用寶以賜鼓樂導上方劍而出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乘肩輿出宣武門輿柱忽折識者憂之建泰出都聞山西烽火甚急益遲其行日行止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三千逃回至廣宗紳衿城守不納攻破之殺鄉紳王佐笞知縣張宏基二十九日建泰聞家被焚爲之奪氣兵過東光城閉不納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三月初五建泰病其兵潰程源謂

魏藻德曰建泰何爲尙住河間其標下總兵馬稔有兵
萬人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以鎮撫萬一不聽
京師破建泰入城賊禮遇之一云建泰在保定卧病城
破執建泰取敕書劍印焚之三金杯亦取去一云建泰
在保定早與賊通城破而降

封疆重犯俱許捐贖又設黃綾冊募百官捐助補

甲初六日始棄甯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補

又徵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補

澤清前命移鎮彰德因縱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
人入衛命同太監杜之秩協守居庸關賞通銀四千兩

大紅蟒衣紵絲二表裏其官兵八千八十二人內庫發
銀四千五百兩每兵五錢

大同告急命內官謝文舉火速赴任

始聞陷甯武總兵周遇吉死之補

周遇吉號萃菴錦州衛人鎮守山西總兵官夫人劉氏
驍勇賊勢猖獗請益兵二千朝議以副將熊通統之及
河叛將陳尙志迎賊卽令熊通歸鎮說降公怒曰爾領
兵二千不能禦賊反爲賊作說客我受朝廷厚恩肯效
爾輩叛逆乎立斬之令標下都司楊志榮傳首京師併
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日也十五日賊薄甯武傳檄

五日不下且屠蓋賊自破太原後乘勝席捲勢如破竹其視雷武一關直摧枯拉朽耳公晝夜練兵選壯勇數十人激以忠義迎而邀之賊不及備搗其中堅殲賊精銳賊鋒雖挫不卻屢戰薄城下公日則列兵城外以戰爲守夜則收兵入城登陴擊砲賊死無算會火藥盡賊昇大砲擊城援兵不至或言賊可款也公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且勝之一軍皆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可耳于是密令健兵伏巷開門誘賊賊進城及萬餘即將城門闢下伏兵四起殺之無噍類傷其四驍將又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闖賊大恨或爲賊計曰

我眾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帽擊之遞出戰可殲也從之我兵遂敗賊擁步兵環攻四日城遂陷公揮短刀力鬪傷重被執罵不絕口賊縛于市磔焉或曰自芻城中兵感公忠義雖兒童婦女無一人受屈者悉爲賊屠夫人劉氏率家中婦女數十人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每一箭斃一賊賊不敢迫縱火焚爲灰燼二十五日賊計曰雷武雖陷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尙有大同兵十萬宣府兵十萬居庸兵二十萬陽和各鎮兵合二十萬盡如雷武豈有子遺哉已刻期班師回陝休息忽有大同總兵姜瓖差人賁降

表至賊喜甚已而宣府總兵王通表亦至賊遂一意長
驅亡何居庸及各鎮總兵白邦正劉芳名等并昌平文
武相次乞降迎表颺集及賊陷京後見有半面失手足
者皆雷武所砍傷告人曰周總兵真好漢殺我等數萬
人若再有此一鎮我主安得到此楊志榮出揭備陳顛
末都督陳宏範上其事贈太保諡忠武 計六奇曰抄
本載三月初一雷武陷遺聞載三月初八丙申陷編年
載陳演乞休後甲乙史載三月初九丁酉屠雷武他本
第云三月而不誌日獨本傳載二月二十四日
以楊志榮出揭陳顛末則本傳似爲有據 按遺聞云

相持半月則宜以三月初一日爲據

乙未初七日大同陷巡撫衛景瑗死之 補

李自成至大同總兵姜瓖以成降執景瑗去見自成不
屈曰此膝不跪第二人卽當殺我據地坐大呼皇上而
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殺公起以頭觸石血淋漓賊拘之
營中六日公自經于海會寺冠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延
安推官顧咸正爲之誌曰綱目書劉公鞫自經于金軍
以爲金不能以威屈鞫而鞫自經云爾衛公有老母又
當賊方陽慕公不殺若可以無死而公持義益決從容
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蓋難言之其

時邊兵缺餉已八月而鎮臣內畔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公字仲玉號帶黃陝西韓城人南都贈兵部尙書
謚忠毅 賊陷大同知府董復鄉官韓霖俱降 文學
李若葵合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

丙申初八日宣府陷巡撫朱之馮死之

增下

時畔將白廣恩以書約總兵姜瓖降監視太監杜勳緋
袍八騎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之馮懸賞勞軍守城撫
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願中丞聽軍民納款可保一城
性命公獨行巡城見紅衣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
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應公不得自起燃火兵

民競挽其手公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刎軍民俱降于賊
監軍霍達走回京甲乙史云賊執撫臣朱一馮殺之。
本傳云字樂山號勉齋順天大興人天啓乙丑進士甲
申三月賊逼畿輔宣鎮總兵王通已遣騎迎賊而公尙
勞苦登陴與通分城而守畫東西爲界賊信急飛章上
告城中或布訛言謂公疑宣人謀叛請兵屠城人心大
懼而又傳賊秋毫無犯發帑賑貧真若沛上亭長太原
公子復出矣兵民望賊愈急十二日全隊抵城下公方
登城捍禦見左右皆星散惟存七八人環守公側意叵
測俄報賊從南門入滿城結綵或帛或布百姓胸中皆

粘順民字。公憤甚。令將大砲昇轉。欲向城中擊賊。眾不應。公乃自起曳砲。見藥線空。牢下鐵釘。知事不可爲。卽索佩刀自盡。亦爲左右所匿。意在擒公獻賊。居爲首功也。公南面仰天大哭曰。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今上皇帝。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至此。臣當爲厲鬼殺賊。以報國恩。哭已五拜。以繩係頸。遂縊死。城樓簷下。眾棄屍于濠中。次早賊大肆淫掠而去。十四日。有義士收殮之。濠邊多狼犬屍。經宿無不傷。惟公已兩日夜無恙。未幾而李鑑兵起。李鑑成都人。由進士擢宣撫。尋罷。以公代時。尙留宣賊。旣破城。僞權將軍檄紳弁大姓。貫以五木。

酷索金錢。鑑亦不免。四月杪。聞賊爲吳三桂借兵殺賊。鑑因眾怨。糾集數千人。五月初五昧旦圍各衙門。立擒權將軍果毅將軍及防禦使州牧等僞官。卽設大行皇帝位。發喪哭臨。將僞官梟首刳心。祭饗先帝。眾皆瀝血飲酒誓師。乃奉公柩入察院。改殮。易以厚棺。顏色如生。哭奠三日。築墳葬之。南都贈公兵部尙書諡忠壯。計六奇。日前載初八宣府陷。而此傳云十二賊抵城下。前云初一賊至大同。姜瓖以城降。此云初八日白廣恩約瓖降。朱之馮之死。一云自刎。一云賊殺之。一云縊死。似各不同。要之善讀書者。不論時日之錯。死法之殊。只問

事者下言

事之有無品之忠逆耳

大風霾晝晦補

劉澤清殺兵科韓如愈補

兵科韓如愈奉差往直省催餉行至山東東昌府戴家廟劉澤清遣兵殺之曰尙能論我主將否也

淮撫路振飛坐河岸以令箭約避難船魚貫進口預給鋪行供應補

丁酉初九日陽和陷

陽和堡卽在大同之西道臣于重華出城十里迎降重華者青城人兵信屢至內閣或蹙額相向或談笑如

常范景文數舉南遷之議方魏以爲惑衆方止勿言本兵張縉彥別無布置但出示沿街擺砲各衙街口設兵札營城上懸簾以待賊至而已

諭諸臣及鄉紳富室積粟補

上諭戶部寇氛孔急京邸糧糗宜備目前米價甚平尤當乘時勸糶凡勲戚內臣及鄉紳富室賈人等積粟私家上報數目貯存不必納入公庾以千石爲率有好義之家積至三千石以上者從優旌敘遇有緩急照原價發糶不係捐輸

諭進馬補

卷之四

二

上諭援兵需馬甚殷勲戚文武各家有強壯馬匹不拘數目連鞍轡進助事平優敘

給太監王國治火藥補

戊初十日撥馬飛報賊信益急百官相率議助餉

上按籍令勲戚大璫助餉進封戚臣嘉定伯周奎為侯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宜首倡自五萬至十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三奎堅辭高拂然起曰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奎

匿中宮所畀二千金僅輸三千金太監曹化淳王永祚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富第一僅獻萬金後賊拷夾王之心追十五萬金銀器玩稱是周奎抄銀五十二萬珍寶稱是人皆快之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按王者欲攬天下之利權莫如舉天啓中惠世揚行鈔之說而善行之然行之於崇禎初年則可乃至十六年而議行之尙何及哉此倪元璐所以不能行而蔣德璟深論其不可也觀此時助餉情形未嘗不歎前此理財之無術矣昔人云富人之子不知其祖父所積窖金一發百萬而從昔所使令之人丐貸為生不行明太祖

鈔法之制而求助餉與此何異真篤論也

劉澤清虛報捷

補

山東總兵劉澤清虛報捷賞銀五十兩又跪言墮馬致傷復賞藥資四十兩蟒衣紵絲二表裏命卽扼真定澤清不從卽于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淮口擒僞官鞏克順按臣王燮斬之燮自守河撫臣路振飛守城民賴以安

補

己亥十一日頒罪已詔

詔曰朕嗣守宏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

熾忘累世之豢養肆二十載之貪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積成山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盡汗萊望煙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師旅頻仍疫厲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聚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

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
至終夜以思跼蹐無地用是大告天下朕自今痛加懲
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材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
行不忍人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念用
兵征餉原非得已各撫按官亟飭有司多方勸輸無失
撫字儻有擅加耗羨朦混私征又濫罰濫刑致民不堪
命者立行拏問其有流亡來歸除盡豁逋賦仍加安插
振濟毋致失所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
尚堪用者不拘文武着吏兵二部確覈推用草澤豪傑
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卽陷沒

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眾來歸準許赦罪立功若能
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
恥除凶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
思勉厥愆歷告朕意。按此詔或載在二月十二日陳
濟生載在三月十四日一說詔有三今從馮本及北畧
載於此

詔對翰林院等官

原本注在
十二日

時賊乘勢直下人心震懼朝廷日日召對皆練兵按餉
套語大僚且挾持羣下欲使箝口不言而庶臣猶有因
召對欲希冀者每對大僚但稱待罪庶臣多默然上見

舉朝無人對罷未嘗不痛哭回宮在廷諸人惟議閉門
不許人出入一無所為馬世奇每罷朝輒歎曰事不可
為矣

命秉筆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補

是時李國楨每事遜王承恩科臣戴明說劾之

給城軍半歲之糧

庚子十二日陷昌平總兵李守鏐死之原本注在十六日下句增

賊破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鏐罵賊不屈手格殺
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鏐拔刀自刎

順天巡撫楊鶚出巡易服遁補

督學陳純德臨遵化中道走回京

辛丑十三日增各門兵

各城門分設紅夷大砲給守門兵黃錢一百

壬寅十四日孝陵夜哭補

南京孝陵夜哭自三月初一日起日色兩旬無光

起復內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賢遺骸

化淳昔事忠賢奏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上惻然
傳諭收葬忠賢骸首嗚呼此真謬舉矣

癸卯十五日報居庸關陷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叛降撫臣

何謙偽死遁增下二句

燕都日記

五

賊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以唐通杜之秩志在降也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謂王永吉日事勢如此何以自安遂度關投吳三桂。按賊自大同來宜先破居庸而後及昌平北畧言十二昌平陷則居庸之陷當更在其先特於十五聞報耳

賊僞檄至補

僞權將軍劉宗敏移檄至京師定於十八日入城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又自成行牌郡縣云知會鄉村人民不必驚慌如我兵到俱各公平交易斷不淫污

搶掠放頭銃要正印官迎接二銃鄉官迎接三銃百姓迎接

甲辰十六日報賊焚十二陵補

十二陵享殿悉焚伐松柏分兵掠通州糧儲傳檄京師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節慎安人繫于聖心聖心安則人安矣上首肯即命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忽祕封入上覽之色變即起入內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昌平失守也。計六奇曰甲乙史載十二李守鏐死十六昌平陷予謂十二殺守鏐則昌平之破可知載於

十六者十六始報上耳

賊犯平則門

是夜賊自沙河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時登陴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內閣數千人。守陴不充。又無炊具。市飯爲餐。無不解體。而賊潛遣其黨輦金錢飭爲大賈。列肆于都門。更遣奸黨挾資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卽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迤平則門。而西營兵屯近郊者。詰之日陽和。兵之勤王者。實皆賊

候騎也。時人心洶洶。皆言天子南狩。有內官數十騎擁護出德勝門矣。守門皆內官爲政。

乙巳十七日賊圍京師

上早朝召文武諸臣商略。上泣諸臣亦泣。束手無策。或言馮鈐當起。或言霍維華楊維垣當用。方魏請封劉澤清爲東安伯。上皆不應。俛首書御案十二大字。有文武官箇箇可殺。百姓不可殺。語密示司禮監王之心。隨卽拭去。

出董象恒鄭二陽曾櫻于獄補

復章正宸瞿式耜冠帶補

兵部日記

三

丙午十八日賊攻西直門不克補

是早喧傳勤王兵到蓋唐通叛兵詭言索餉也時黃沙障天忽然淒風苦雨良久冰雹雷電交至人情惶懼九門禁守不通來往道無行人賊攻城益急礮聲益甚軍民皆無固志緣城廨舍傾圮流矢雨集墜城中如蝟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磺鳴之猶揮手示賊賊稍退礮乃發惟有空響而已賊驅居民負木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礮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盡傳城陷闔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子德勝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

麟徵累土填西直門賊攻之不克

封劉澤清東平伯補

時左諭德楊士聰衛允文入直語閣臣曰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遺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揭上封澤清東平伯

降賊太監杜勳申芝秀縋城入見上補

李邦華至正陽門欲登城中貴拒之是日上又召對歎息與閣臣言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完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

下爲質請公上勲曰我杜勲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太監
王承恩縋之上同入大內盛稱賊衆強盛鋒不可當皇
上可自爲計遂進琴絃及綾悅上怫然起守陵太監申
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
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勲勲曰有秦晉二王爲質
不返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縋下勲語守璫王相
堯緒憲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勲殉難贈司禮
監太監蔭錦衣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勲固從賊爲
逆也城下攻益急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王化成等
飲酒自若。

是日大風驟雨冰雹雷電交至

午後賊犯彰義門破之

時上欲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圖謀以家丁護太子南
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卽有之何足當賊乃罷賊
攻彰義門申刻門忽啓蓋太監曹化淳所開得勝平子
二門亦隨破或云王相堯等內應也自成率羣賊大隊
疾馳入沿途殺掠官軍悉鳥獸散前大學士蔣德璟宿
會館被創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
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
不利臣等卷戰誓不負國上命之退計六奇曰諸本

俱云十八彭義門啓。惟甲乙史云。十七夜漏半。曹化淳開彭義門。迎賊入守城。勲衛盡逃。外城已陷。更餘傳入大內。似覺真確。而從十八者多。故姑仍之。

夜周后縊坤甯宮

補

上聞外城破。徘徊殿庭。是夕上不能寢。更餘一闌。奔告內城陷。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安在。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卽出。呼之不應。上卽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數金杯。慷慨

訣絕。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官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從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拊太子二王。慟甚。丁甯再三遣之出。隨返坤甯宮。自經。上視之曰。好好召長公主。至年十五矣。公主號哭不已。上歎曰。汝奈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刀。主以手格斷左臂。悶絕于地。未殊。死。手慄而止。宮中喧傳。皇爺動刀矣。上又巡西宮。命所寵袁貴妃自經。繩斷墮地。復蘇。上拔劔刃其肩。三砍而上亦手軟。因遍召所御妃嬪數人。俱親殺之。復遣宮人逼張太后速死。乃召

王承恩入語移時對飲命亟出整內具爲出亡計少頃微服易承恩靴出中南門時已三更矣手持三眼鎗雜內監數十人皆騎持斧出東華門至齊化門內監守門者疑有內變將砲矢相向不得南奔乃從衚衕遶出城上望見正陽門城上已懸三白籠燈白籠燈者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者也知大事已去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問計而純臣猶在外赴宴聞人辭焉上歎罵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將曙矣乃回。

丁未 十九日帝崩煤山補

五鼓上御前殿與二人手自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散遣內員手攜王承恩入內院登萬壽山之壽皇亭卽煤山之紅閣也亭新成先帝爲闕內操特建者時上逡巡久之歎曰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羣臣何無一人相從如先朝靖難時有程濟其人者乎已而曰想此輩不知故不能遠至耳遂自經于亭之海棠樹下太監王承恩對面縊焉時宮中沸哭如雷狂奔無門限比曉太子雜宮人走叩周奎府門奎卧未起門役不肯傳報乃走匿內官外舍初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已自盡宮人號泣出走

宮中大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朱純臣第。尙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臂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其辱。且至國丈府避之。乃負之至周奎家。按吳偉業詩注。謂賊見公主已死。授尸國戚。與此不同。似此爲確。

是午白光起東北閃爍久之。

補

人皆以爲帝之靈氣上達于天也。

賊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是日昧爽陰雲四合。城外煙焰障天。微雨不絕。俄微雪。

城陷。或謂先有人伏內通太監曹化淳弟曹二。開門內應。一云太監王相堯率內兵千人開宣武門。出迎賊。一云兵部尙書張縉彥坐正陽門。朱純臣守齊化門。一時俱開二城迎門拜降。京城壁立數仞。峻甚。賊將劉宗敏李過斫楊樹爲雲梯。漏下五鼓。使孩兒軍從東北。孫升以上孩兒軍。卽所云翦毛賊。皆賊中少年童子。習殺掠。閔不畏死者也。是日喧傳襄城伯被禽。聖駕出城。百官謀易服遁。城中人往來疾馳。哭聲動地。守城者俱下賊。登陴。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塞巷。大呼民間速獻驃馬。時閣臣魏藻德方斂犒兵銀千各官。賊千騎。

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無錫張樸聞賊呼云。百姓不許開門。開門者殺。眾遂閉戶。已而賊大呼開門。開門者不殺。于是士民各執香立門。賊過伏迎面。貼順民二字。門上大書永昌元年。或書順天王萬萬歲。以冀免禍。然免者十無二三。無恥縉紳亦面貼順民字。雜處長班家人中。苟延一息。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午刻李自成瓊笠縹衣。乘烏駁馬。擁精騎百餘。由得勝門入。轉大明門。遂進紫金城。賊軍師宋獻策。賊相牛金星及宋企郊等五人從之。自成從西長安門入。彎弓大笑。自恃能射。指長安牌坊。祝曰。射中中間字。天

下太平。一箭射中瓦楞內。宋獻策慰之曰。射在溝中。以淮爲界。其實爲空虛之處。乃必亡之兆耳。自成貌奇陋。眇一目。至承天門。顧盼自得。見承天之門四字。欲藉以惑眾。乃大聲語諸賊曰。我能爲天下主。則矢射中四字。中心射之不中。中天字下。俯首不樂。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太監王德率內員三百人先迎于得勝門。自成令照常管司禮監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

戊申 二十日賊入宮

李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僞尙璽郎黎某

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劉宗敏牛金星出仰明朝文武百官俱於次旦入朝先具手本青衣小帽赴府報名願回籍者聽其自便願服官者量才擢用抗違不出者罪大辟藏匿之家一并連坐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賊先差人赴五府六部并各衙門令各長班俱將本官報名因此無一人得脫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率眾爲賊前導自成責之曰汝曹背主獻城皆當斬秩等叩首曰唯能識天命故如此

內臣獻太子

補

賊大索先帝太子二王搜得太子定王子內官外舍太子送劉宗敏收視定王送李牟收視永王不知所在賊封太子爲宋王定王爲宅安公

魏宮人費宮人殉節死

補

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其騎執兵先入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一百八人費氏年十六投智井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攜出費氏

復給曰。我實天潢之允。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

己酉 二十一日賊得帝屍

是日午刻得先帝凶問。縊于煤山。乃以雙扉同皇母后二屍出。送至魏國公坊下。上以髮覆面。服白袷短藍衣。元色鑲邊白綿紬背心。白紬褲。左足跣。右足綾襪。紅方烏衣。前有御筆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

裂朕屍。無傷百姓一人。又墨書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蓋上未崩時。硃書諭內閣。託成國公朱純臣輔太子。故上書此。猶謂閣臣已得硃諭也。不知內臣持硃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報上。已不知所在矣。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外人喧傳。駕已出也。賊見墨詔。因此有疑于繩。臣立命。誅之。藉其家。按甲乙史詔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不敢終於正寢。日星不晦。錄云上。嚙指血書于衣袂。曰。朕之失天下。皆因文官不合心。武官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可殺。百姓不可殺。

賊斂帝屍

燕都日記

七

未時逆賊發錢二貫遣太監市柳木棺枕以土塊停于東華門外施茶庵覆以蓬廠有兩僧誦經。老太監四五人。王太監極薄一棺亦在其旁。百官莫敢往哭。惟襄城伯李國楨與兵部郎成德主事劉養真撫棺大慟。哭求諸臣公疏請葬先帝成禮。適賊臣顧君恩自內出呈稿求其上達。君恩答云。諸公半屬沽名。豈盡爲舊朝廷起見也。碎其疏擲之。已而殿上青衣持一硃批云。帝禮葬王禮祭。二子待以祀宋之禮。百官又求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云。準行了。二十三日辛亥。乃改殯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黝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袞玉。滲金。

靴。后袍帶亦如之。設祭一壇。自成亦出四拜。垂淚。順天府僞府尹行昌平州撥夫造壙。於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安葬。擡柩止二三十人。賊數騎從得勝門送出。草掩于田貴妃墳內。皇太子及二王俱出拜。但不令易服。凡從逆官往拜賊。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餘皆睥睨過之。惟主事劉養真以頭觸地大慟。大事記云。藁葬西山長陵之斜。惟襄城一人往送。是時天地昏慘。大風颺沙如震。號日色黯淡無光。皇極殿作白色。沈國元大事記云。先帝后殮葬。其易棺也。一言太子爭之一。一言李襄城爭之一。

言賊初用菲棺。露頓東華門外。路傍諸僚無一言者。次早有武官及運糧官百餘人。向賊哭訴。賊始易以梓宮。移頓僧人施茶蘆蓬內。及柩暗從德勝門出。諸僚無一送者。與諸本所說賊允百官請用帝禮。及不禁人哭拜。令人押東宮出城往送葬於長陵之斜者。又皆不同。以理推之。襄城世臣。固應有哭諍自刎之義。而未必真也。儲王爲賊所忌。勢不能守喪送葬。此時人情異向。其爲默默草草。或無誣焉。按李國楨南都會以其死節。賜諡而魏禧嘗力辨其非死節。而降賊被戮。則非能爭大義於賊者也。或初與百官共請。而後被戮。亦未可知。姑

存其說

文臣殉節自大學士范景文以下二十一人。補

按范景文二十九日城破拜闕投井死最早。其外若戶部尙書倪元璐。兵侍郎王家彥。右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曜。刑侍郎孟兆祥。及子孟章明。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中允馬士奇。檢討汪偉。大理鄉凌義渠。吏給事吳麟徵。戶給事吳甘來。太僕丞申佳允。御史王章。御史陳良謨。御史陳純德。吏員外許直。兵郎中成德。兵主事金鉉。按此二十一人其最著也。此外尙有殉節者。若戶郎中周之茂。工主事王鍾彥。戶主事范方。光

祿寺于騰蛟中書舍人宋天顯滕之所阮文貴經歷毛維張順天府知事陳貞達經歷施溥張應選錦衣衛指揮王國興指揮同知李若璉兵馬指揮姚成千戶高文采百戶王某太監王承恩庠生曹文耀儒士張世禧童生周某榮傭湯文瓊民李小槐及武氏之僕皆都城中殉節者也。

勲戚殉節者劉文炳周鏡鞏永固張慶臻衛時春五人補此五人皆最著者此外尚在傳疑之列。計六奇曰勲臣之死多不可信蓋為襲爵地也况主其事者宗伯為吾郡之某某乎黃金有靈青史無色矣。

諸臣投職名于賊

百官報名者甚衆以擁擠故被守門長班用棍打逐早起承天門不開露坐以俟賊卒競辱之竟日無食賊初入時縉紳以冠裳賈禍悉毀其進賢冠及見賊報名賊主頓開笑口乃從梨園中覓冠一冠之費踰三四金戶侍郎黨宗雅給事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巾色衣自西長安騎馬入內蓋黨柳在通州降介在保定迎降也督輔李建泰亦于是日入城賊禮遇之。

庚戌

二十三日叛監杜秩亨選擇內臣以供賊使

先是有劉貢士江西吉水縣人往來京師授徒二十年

中貴多出其門甲申聽選萬門生杜秩亨家三月與秩
亨夜登園中高阜仰視天象連呼曰不好不好主上有
難秩亨問曰門生趨避何如劉怒曰汝曹食君之祿應
盡忠報國乃問吉凶得毋有異心乎吾未受識猶可遠
遯免禍次日日出平子門不知所之至是秩亨果叛。

辛亥二十三日諸臣聽賊點名

百官囚服立午門外約百四十餘人凡遇賊黨咸強笑
深揖及矮宋至數人跪問新主出朝未宋漫罵曰汝曹
不戮為幸些時豈不耐耶眾慙然卻步日晡自成出據
黼座半金星劉宗敏李過白廣恩官撫民梁甫董天成

馬岱婁襄并宋企郊張璘然鞏煇侯恂黎志陞葉初春
等左右兩班坐初侯恂下獄三月二十賊出之都司董
心葵亦自獄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勢要自成大賞
之時董心葵為首率領百官朝見自成呼心葵再三稱
慰留聽用聞迎降者皆係李賊代為賄買得官而心葵
諸人為之通線者也故率先降賊半金星坐于殿右鴻
臚以次唱名由西而東魏藻德首向自成叩頭求用言
罪臣某參謁臣三載新進書生叨任宰輔大明主不聽
臣言以有今日自成旁揖之半金星將舊縉紳一冊置
于地下執筆任意花點應遲者用軍法怒詞臣衛允文

楊昌祚林增志宋之繩等削髮令人盡拔其餘毛詈曰
既已披剃何又報名自成對劉李牛顧諸賊云各官于
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留他何用至晚金星令人摩官
之頂曰一雙二雙以覈其數既點訖獨拔九十二名遣
兵士押送偽吏政府宋企郊聽用人分三等授官大都
新科者居多人物豐偉者爲上不入選者每官用馬兵
二人執刀押候忽傳偽旨云押往西四牌坊去卽用鐵
鏈串鎖每五十一串各兵馳馬驅逐如羊豕然行稍遲
者刀背亂下至有仆地暈倒踏作肉泥者

賊榜示所用降臣

是日點名完凡用者分付在外聽候榜文下午出榜選
授宏文館掌院何瑞徵編修周鍾大理卿劉大鞏寺丞
項煜兵諫光時亨禮政府從事韓霖吳文懺國子學錄
錢位坤等共九十二名第二榜特選兵政府左侍郎左
懋泰鎮守山海關等處地方第三榜特授宛平縣歸順
舉人王仙芑山東濰縣令第四榜補選各省州牧吳箴
傅學禹等各省縣令朱國壽王之鳳等共五十名
大學生及秀才求朝賀

賊尙書宋企郊叱曰朝賀大典安用若輩速回讀書候

新天子頒行考試。

壬子二十四闖賊改明制度

大事記云。二十四日賊欲僭位。纔上座。卽呼頭疼。如劈昏絕。輒顛下。後三上殿。皆如前。又見數丈長白衣人前立。華蓋蟠龍鬣爪俱動。乃止。明朝制度任意紛更改。閣爲天祐等名。六部尙書爲政府。翰林院爲宏文館。詹事府不用行人司。爲文諭院。御史爲直指。給事中爲諫議主事。爲從政。布政爲統會。巡撫爲節度使。按察爲防。御使尙寶爲尙契司。太僕寺爲驗馬寺。通政使爲知政使。中書爲書寫房。府爲尹州。爲牧縣。爲令。凡銓選皆宋

企郊主之

賊殺勳衛武臣

自二十一日百官投到日。凡勳衛懿戚等。暫令精兵押出聽住民房。仍聚一隅。不許星散。有信宿不見米粒者。二十四日。賊點勳衛武職官五百餘員。綁至平子門外斬首。

癸丑二十五賊拷夾百官

午後喚諸文官進內。點名。幽閉飢餓。一日夜至次早。點過共綁八百餘員。五人一摠。俱押鎖至田皇親府中。著劉宗敏用夾棍拷打。招認賊銀。凡十晝夜。又拏京城富

商居民極刑追逼死者千餘人。一云諸臣黎明候起日中劉宗敏始出逐一唱名坐贓重者數萬輕亦及千有沈學錄最貧亦迫招至五百金餘可知矣輸不及數押令稱貸于前門官店店主人卽無一面券立不敢不應有見其券者書云某官全妻某氏借救命銀若干凡追贓皆劉敏政李牟主其事自二十二至二十六日滿街遍提士大夫拘繫行路之人如湯鷄在鍋凡追贓輸納見銀加二首飾十不當一珠玉玩好一概擲棄衣服極新者淮價錢大緞匹不及兩門前商鋪凡有鄉親株連無不搜括立盡。

賊恣姦淫

賊初入城先拏娼妓小唱漸次良家女良子弟臉稍白者輒爲拏去婦女淫污死者并洩梁屋皆滿安福衙衙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欲逃惟殉難諸臣家眷賊兵悉不敢犯。

甲寅

二十六日降賊臣朱純臣陳演率百官勸進其表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周鍾自修爲得意之語。

乙卯

二十七日吳三桂入山海關賊將不能禦北畧云自成入京劉宗敏繫吳襄索三桂姬陳沅不得

拷掠酷甚。三桂聞之益募兵至七千三月二十七將自成守邊兵二萬盡行斫殺止餘三十二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遂據山海關報至自成遣叛將唐通往禦又遣叛將白廣恩統兵往永平救援。

丙辰二十八日賊復嚴比百官

是日爲賊用者高冠鮮服揚揚道上不用者夾逼金錢號哭之聲慘徹街坊凡服首飾玩物等俱載入僞府。

賊黨宋企郊黜官三日一選

凡隨賊西來生員及僞將俱移送吏政選用諸降臣候選官見宋企郊求授衙門企郊曰諸職銜俱前朝所考

授新主另有一番規制不能盡循舊例以予爲諸公謀不如歸去爲上諸人旣絕望于是以漸逃歸

丁巳廿九日闖賊使唐通持銀四萬賞吳襄手書招吳三桂
戊午四月初一日賊黨宋獻策請停刑

宋矮子陳民間疾苦宜加寬恤又云帝星失明速宜登位初三日鴻臚官在繫者悉復原官習儀以候卽位牛金星云大位未正恐事有中變勸自成命禮政府鞏煇出示定十七日舉此大事百官十二日午門前演禮十三日皇極殿演禮十五日頒詔十六日幸學宮行釋菜禮文武百官俱往圓邱候郊天加袞冕併行祀廟定功

等禮遷太祖神位于歷代帝玉廟其餘太廟神主盡行燒燬此示一出降臣輩不俟臨期竟于初四日入太廟將太祖神主捧出送入帝王廟其餘立時燒去京師無不唾罵。

辛酉初四日賊黨輦燬太廟神主

闖賊命其黨牛金星宋企郊考選舉人

牛金星吉服至吏政府同宋企郊考舉人出天下歸仁焉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等題搜簡封門就試者約七八十人大率本地舉人居多又有云各省鄉試候旨定期即於中秋舉行初五日偽相府揭

曉取實授舉人五十名餘俱革退三考吏員及監生紛紛告考俱不准。一云順天偽尹考試童生出天與之及

大雨數千里考生員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次日即發案

癸亥初六日闖賊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

乙丑初八日闖賊盡釋諸繫官

賊將各官銀兩造冊彙送有夾未死者暫放歸家于是吳履中張鳳翔等盡數南歸。

丙寅初九日賊令工匠鑄九璽定十七日即位

賊得吳三桂絕父書

吳襄手書招三桂曰汝以身恩特簡得專闖任非真累

戰功歷年歲也不過爲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賞之計而漢高一見韓彭卽予重任蓋類此也今爾徒飭軍容徘徊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旣無批吭擣虛之謀復乏形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回吾君已逝爾父須臾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爲不忠子胥違楚適吳不爲不孝然以二者揆之爲子胥難爲元直易我爲爾計不若反手銜璧負鎖輿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旣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

無辜並受戮辱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語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爲趙奢而爾殆有疑于括也故爲爾計至囑至囑是書本牛金星作使吳襄書者三桂得書怒曰逆賊如此無禮我三桂堂堂丈夫豈肯降此逆賊受萬世唾罵忠孝不能兩全叱左右將來使斬之參將馮有威進曰吾輩願效死殺賊今不如收其金幣散賜士卒然後起兵使彼不及備何必殺此僞官三桂遂佯喜曰願一見東宮而卽降報書復命賊計以定王往卽日遣賊將挈定王赴唐通營而三桂已往乞師于大清四月初四三桂破山海關唐通乞降定王已

至三桂營。三桂檄自成曰。必得太子而後止兵。致書絕
父云。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親大人膝下。兒以父
蔭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
眷。屬邊警方急。宜遠臣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兒方力
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卽當撲滅。恐往返道路。兩
失事機。致爾暫稽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
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萬雉。何至一二日內。便已失
墜。使兒捲甲赴闕。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晏駕。
臣民謬辱。不勝眦裂。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
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

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媲美
乎。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
平原罵賊之勇。夫元直荏苒。爲母罪人。王陵趙苞二公。
並著英烈。我父嘆喏。宿將矯矯。王臣反愧巾幗。女子。父
旣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今
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男
三桂再百拜。初九自成得書。大怒卽盡戮吳襄家口三
十餘人。下令親征。

戊辰

十一日闖賊殺勳戚大臣

原本作十三日
茲從北畧改

賊聞 大清兵日進懼甚。躬叩劉宗敏李牟。求其出禦

劉李耽樂已久。殊無鬪志。逆闖乃下令十三日親征。至是東行之期已定。取勳戚大臣皆殺之。于是陳演、魏藻、德、徐允禎及諸戚、晚官都指揮以上錦衣堂上官俱死。以戚、晚女婦配給散卒。按原書言十三日黎明。賊首忽傳密諭將陳演、魏藻、德等立刻梟斬。然賊既以十二日啓行。則誅戮當在十一日也。

巳 十二日闖賊率帥四十萬東行

自成出正陽門太子衣綠隨後。馬尾相銜。劉宗敏繼後。惟留李牟、牛金星守京師。

申 十五日闖賊至密雲

癸 十六日賊黨載金入秦補

賊拘銀匠數百人。凡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騾馬駱駝載往陝西。

甲 十七日闖賊大隊至永平補

是時三桂兵頗少。與自成對陣。日昃不遑暇食。遂結虛營于關外。使百姓詭為軍士。多執旗鼓守之。私易士卒入城。飲食頃之。自成薄外營。將營中老弱盡行殺死。長驅城下圍之。數匝。又從門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薄關內。三桂見自成勢大。難與爭鋒。先已請兵滿洲。至是趨之。凡使者往返八次。而大清九王統全軍至。共十

四萬三桂知大清兵已在關外遂突圍出外城馳入大清壁中見九王稱臣遂剃頭以白馬祭天烏牛祭地折箭爲誓于是三桂復入關盡覘其民開關延大清兵然迫於戰期兵尙未盡剃髮恐無以辨夜半密令軍士以白布裂爲三幅闊如三指纏之於身以爲暗號然布亦不能猝辦卽以裹足布裂用約大兵見三指布者卽勿殺蓋三數與白色者取三桂及長白兵縞素之意也。

丙子補十九日吳三桂與闖賊大戰于關內一片石日暮方罷

時大清九王使三桂爲前鋒先與賊戰一以覘自成之強弱一以觀三桂之誠僞日暮戰罷。

丁丑二十日大清兵助吳三桂與闖賊戰闖賊大敗

是日三桂與自成復合戰戰方酣九王使鐵騎數萬以白標爲號繞出吳兵之右銳不可當自成隨數十騎挾太子方登廟岡觀戰有僧進曰此非吳兵必東兵也宜急避之已而見白標軍如風發潮湧所到之處無不披靡自成狼狽遁雖劉宗敏勇冠三軍亦中流矢負重傷而回。

戊寅二十一日闖賊駐兵永平

兵部日記

長

三桂使人議和。并請太子自成命張若騏奉太子赴三桂營中。諸各止兵。三桂允之。約自成回軍速離京城。吾將奉太子即位自成遂旋師。

癸未 二十六日闖賊回京

甲申 二十七日闖賊縱其下大肆淫掠

吳三桂傳帖入京補

言義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爲先帝發喪。整備迎候。東宮。

丙戌 二十九日闖賊僭稱帝

午後運草入宮。處處皆滿。

丁亥 三十日闖賊西奔

戊子 五月初一日太子在三桂軍中傳諭至京

大清九王檄吳三桂西行追賊補

三桂夜送太子于高起潛所。或云潛逸于民間。陰導之入皇姑寺。

己丑 初二日吳三桂追賊至定州清水河下岸。斬賊將谷大成祖光先。

庚寅 初三日 大清九王入京城居武英殿

卽攝政王也

癸巳 初六日攝政王傳令爲崇禎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

庚申 初七日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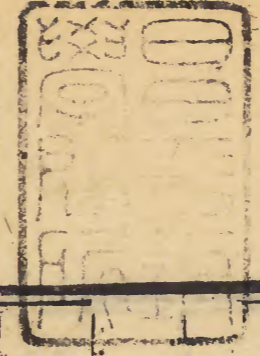
五者上言

甲午初七日 大清封吳三桂為平西王補

壬寅十五日攝政王登武英殿受朝賀出示京城令官民除

服剃頭衣冠悉遵 大清之制補

自洪武戊申至此凡二百七十八年云



大清世宗

